



禾學士文集目錄

卷之一

瑞巖和尚語錄序

宇定齋銘

金谿孔子廟碑

潘景嶽墓銘

吳副使墓誌銘

田府君墓誌銘

卷之二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題朱彥脩遺墨後

和林國師授都綱禪師誥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送鄧貫道序

續集目錄

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節婦唐氏旌門銘

題魏教授受咸淳諱命後

劉學正墓誌銘

上虞魏氏世譜銘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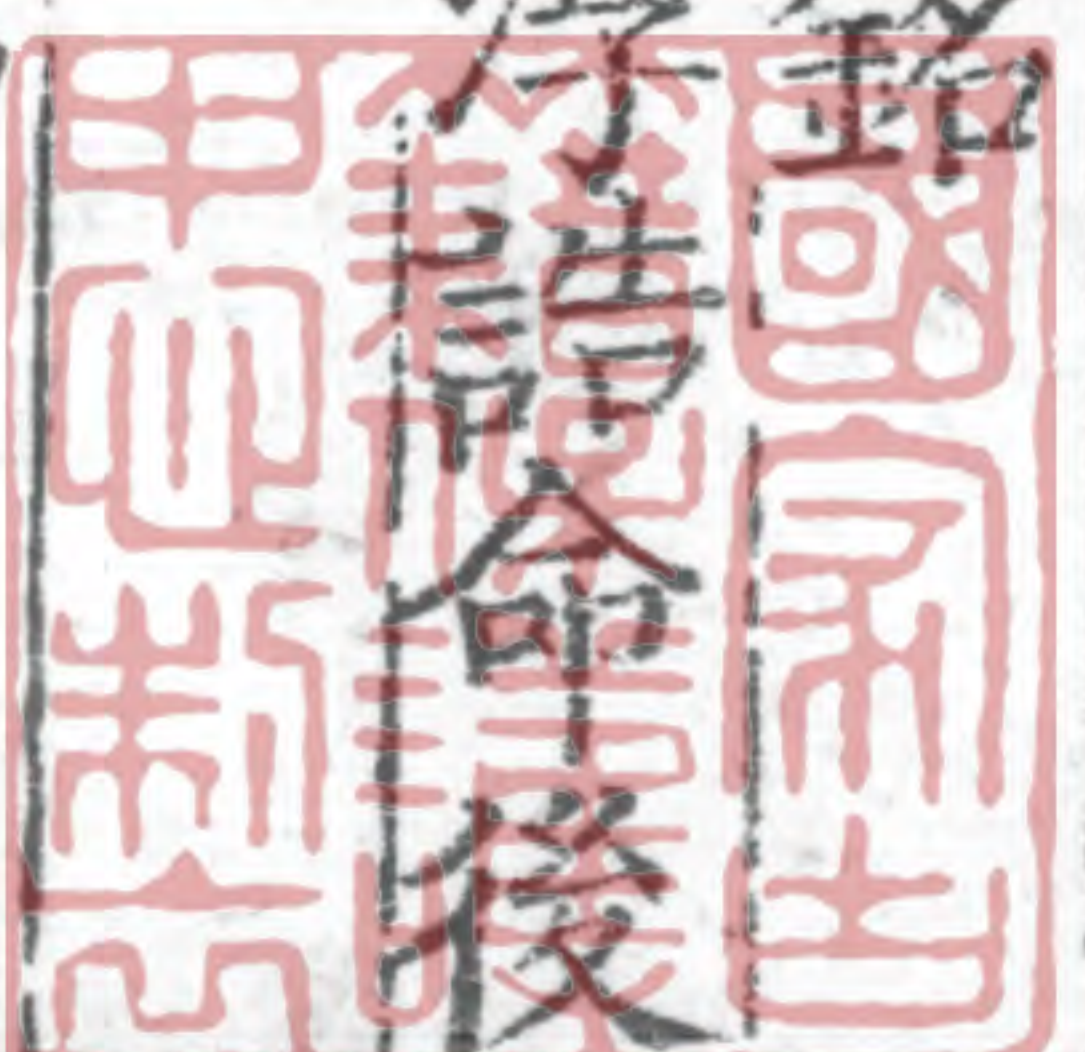
送張經歷序

西天僧授善世禪師誥

跋新刻圓覺經後

朱悅道文稟後題

洪武正韻序



鄭氏聯璧集序

溫州仁濟廟碑

卷之三

抱甕子傳

饒氏杏庭記

湯師尹墓碣銘

題馬華甫手帖後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書前定三事

吳維州文集序

卷之四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黃仁淵靜字辭

恭題

復見心三會語序

御製文集後

書陳思禮

上虞重脩柯韓二神碑

卷之五

陳毋林夫人墓誌銘

項總管墓誌銘

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送陳生子晟序

題盛孔昭文臺後

題清微法孤仙像圖

跋遯山翁行狀後

張肯字辭

種學齋銘

跋廣薦佛會記後

倚歎詩

大明日曆序

卷之六

育王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風樹亭詩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書虞宗齊

傳同虛像贊

王真婦傳

玄默齋銘

通鑑綱目附釋序

送趙彥亭之官和陽序

清齋偈

日本硯銘

送張孟兼之官山西憲府序

淮安侯華君神道碑

恭跋 御製勅文下方

神仙宅碑

卷之七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李公墓銘

題蔣山廣薦佛會記後

跋七佛偈後

蒲庵禪師畫像贊

空同外史傳

墓書新註序

元故秘書著作郎蕭府君阡表

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墓誌

卷之八

故賢母熊夫人碣

法論題辭

故廬陵張光遠墓碣銘

守齋類墓序

元故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師古齋序

白府君墓銘

呂母夫人劉氏碣

恭跋 御製詩後

李大猷傳

故高昌衛同知指揮和賞公墳記

故成穆貴妃墳誌

卷之九

贈惠民司提領仁齋張君序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滁陽蔡氏道山阡表

素庵禪師行業碑銘

夾註輔教編序

題滑壽傳後

卷之十

傳法正宗記序

西甌黃氏家牒記

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也吾達摩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彼有情欲澄濁為清止浪為平直入於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疏到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至而自畫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沉溺以返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我育王珙公起於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弘開度門達摩大師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三元道公號為世嫡今吾恕中愠禪師則又三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叟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俯徇衆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皈依者日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兼奏請住持師因奉詔來南京力辭其行

皇上憫其耄也特從所請一旦將歸隱鄞江其徒居頂以二會語微予序予久聞師名亦嘗窺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觀其全驚經卷而疾馳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魍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予故不辭為稽決疑經所載以答禪源法水月之喻以明性原推達摩之教以為學原歷題之於首簡予老且病凡求文續紛於前悉皆謝絕而獨為師拈此者憫大法之陵夷樂師言之契道也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

故麗水葉府君墓誌

黃四如後集序

趙氏族葬碑

三奇石後銘

豫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重榮繪記

虞文靖公像贊

洪武聖政記序

宋學士文集目錄

翰苑續集目錄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翰苑續集卷之一

瑞巖和尚話錄序

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夷花獻佛請為說法佛拈花示眾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口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止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行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波羅密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可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盧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此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為千萬千萬為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真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清光輝如也凡夫為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唯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以猥塵四興翻濤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

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也吾達摩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被有情欲澄濁為清止浪為平直入於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疏到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至而自畫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沉溺以返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我育王珙公起於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弘開度門達摩大師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三元道公號為世嫡今吾恕中愠禪師則又三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叟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俯徇衆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皈依者日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兼奏請住持師因奉詔來南京力辭其行

皇上憫其耄也特從所請一旦將歸隱鄞江其徒居頂以二會語微予序予久聞師名亦嘗窺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觀其全驚寤春而疾馳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魑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予故不辭為稽決疑經所載以啓禪源法水月之喻以明性原推達摩之教以為學原歷題之於首簡予老且病凡求文續紛於前悉皆謝絕而獨為師拈此者憫大法之凌夷樂師言之契道也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以下至于恒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囿乎物者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為成熟能

為之壞吾不為後孰能為之先吾不為下孰能為之上芒乎
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真如獨
靈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大而至於
不可象斯為大矣明而至於不可名斯為明矣是故以有情
言之則四聖以至於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
言之則火水土石與彼草木或六或識佛法無乎不在也三
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
呼罄徂徠之松以為煤斷沮墨之竹以為管其能盡贊頌之
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萬劫雖遠不
離當念一念不立即覺菩提亦在夫自勉之而已瀛雖不敏
每過字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
意頗有是於斯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
曰愚庵俗姓某世居姑蘇得法於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
二刹帝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遂主

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緇素相從如
雲歸岫其弟子某會粹成書介吾友用堂棟公請文以題其
首瀛懸燈而疾讀之其解人膠纏如鷹脫條旋靡雲而奮飛
也其方便為人如慈母愛子一也
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
者歟雖然不二門中一法不存何
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忘亦忘
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
贊頌而書于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口也繪畫虛空非愚
則惑瀛蓋無以逃其責矣

宇定齋銘

靖江府伴讀方生仲文崇安人以宇定名齋蓋取法周宇泰
定者發乎天光之言釋者謂氣宇開泰則靜定也既靜定矣
天光自發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勿無然此膠葛之異誌哉斯

言乎其衛生之說乎或者不宗類以月多寓言輒泛引而非
之周言固傷乎過高若此者其有不可取乎苟不取不以人
廢言之說果何指乎為著錄曰
君子養生能兒乎乎專氣致柔而肯傷於躁急乎雖終日嗥
而嗑不噎乎此謂大和坎北而不由喜怒乎外物其能攫乎
四體其有不順乎所以神之凝然氣之融然泰而安乎天光
照耀物各付物而不滄亂乎夫若是天其天而不參於人乎
芒乎忽乎熙熙乎其有出入乎無出入乎壽可至於廣成子
乎予有疑乎無疑乎人讀予文有能察予之中情否乎

節婦唐氏旌門銘有序

皇帝恭膺

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輒加旌寵即書所謂表厥
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粵洪武七年春三月姑蘇守臣某上言
吳縣編氓張成妻唐妙堅生二子而成卒堅年二十有七廼

忍貧鞠育指天自誓曰飛鴻尚不再偶况於人豈遂不施膏
沐日處寒燈敗帷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
又七二子頗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耆某言其狀
于縣縣上于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表署其門如
制令臣敢昧死上中書以聞 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
并復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其子彥存竊以為 龍光自
天照耀下土不可無以宣布 上德以昭示悠久請大都
督府照磨馬嗣能徵滿著銘鏡諸樂石瀟惟夫為婦天大倫
之攸繫故士昏禮有云下達納采用馬釋者曰取其不再偶
也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貞
而天下可得而治矣 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
嘉貞節所以化行四方而作新斯民者也瀟待罪國史法當
錄其事且繫之以銘曰
聖人御極博叙天彝弘敷大訓陰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

勤管攝人心適赴政管有婦氏唐來歸于張克產二鵠其夫
邊亡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嗷嗷者鷓匪
親孰依恐死鞠之心唯天知寒飈蕭蕭燈青在壁月落參橫
猶聞夜織或憐其孤風之改圖豈無甘齋何忍始茶含淚陳
辭馮不重匹人為物靈敢弗之敬厥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
之亨由持之堅收守上言請加褒錫 帝曰俞哉朕豈汝惜
烏頭雙表有巖者門銀榜漆書其光焯焯 皇匪爾私用
為世勸推而達之民罔不變子則盡孝臣宜竭忠三綱既建
比屋可封國史造銘勒諸樂石奉揚 鴻休以詔罔極

金谿孔子廟學碑

金溪縣令李子敬脩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
舊罅漏者補苴之黝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崇王廟之西東廡與
夫隸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為間者三崇二十又二尺縱視
崇而弱其二尺橫視縱而強其十尺隸業之舍為間者左右

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
月訖功嗚呼元季兵亂邑廬盡毀而廟學歸然獨存是固有
相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為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
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既相率釋奠已使
教諭曾易徵文於濂濂序其故而絲之以詩廟學緣起及三
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

金溪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
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驚萬象
著懸矧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實邑大夫機動籟鳴泉
赴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三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臺
文旒丹楹氣象改觀煥乎聲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
廬式寧其軀匪居之為娛前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
氣夜發電流虹轉學子翩翩期文之顯匪文之為勛惟形是
踐我作我詩為勸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

無數

題魏教授所受咸淳註命後

宋誥係尚書吏部出給其詳著奏文被旨次第而復列宰執之名者慎之至也考其所由大槩損益唐誥而為之然唐誥初用紙至肅宗時始用絹貞元以後乃更之以綾今用文思阮制勅綾亦其遺制也桐廬魏公新之勅賜進士出身故事循黃甲免試以近及遠恩例仕授慶元府學教授此其所受誥也公之曾孫潛再守東昌持此卷求題嗚呼咸淳壬申誥下至今洪武乙卯始歷一百四年中更宋元之士兵火膠葛人物凋喪而斯誥乃能獨存非世有賢子孫豈能致是歟此與保曲阜之履者蓋同一尊尚之意故為援筆而識其左方至若公之治行予已列於墓上之文茲不得云

故吉安府安福縣主簿潘景徽甫墓銘

嗚呼是惟景徽潘氏之英潘氏遠有世序其居鄱陽郡城者

曰某曰其宋嘉定間聯捧貢妻于鄉有司禁之為易所宅之坊為擢秀至景徽凡十有三世云景徽諱樞景徽其字也少刻厲經史學及長思以才自素見朝夕芒角撐觸心骨間不吐出不已元季干戈倣擾吉安為劇盜李明父子所擄推埋之徒相推為堆長蠶食十餘州各置偽帥統之而自指吉安為窟宅當是時安福罹屠剽者尤酷至正甲辰冬王師下吉安明父子宵遁安福歸于職方有薦景徽於上者召見與語奇之擢安福州判官乙巳春景徽獨署州事蚤夜出入士馬間食不暇下咽初李寇倖掠男女數千軍卒將城獲之景徽白主帥鄧衛公曰將軍奉揚天威削平大寇染寇遠竄人心未寧子女係累者將軍當一切釋之方契伐罪吊民之義耳辭氣激烈聽者悚畏持槊之士或怒視於傍景徽神色自如不為動衛公獨飲然曰微爾言吾不能知也即令騎兵大索下令曰敢有囚吾民者斬民爭去縛趨景徽景徽實空

舍戒勿出自坐舍外日設糜食之女婦稍豔者俾以塵土
澆面衆卒銜憤議乘夜劫舍中景嶽偵知之授以計曰脫有
宵警當同聲疾呼已而果然聲聞于外衛公驚起使人問其
故景嶽具以實對衛公擒其首惡者鞭之流血咸噤不敢譁
景嶽度道塗遠近次第放之其無家者與居旁縣者召其戚
屬辨識而歸之大兵還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其半潛
與李寇通晝夜鈔掠為姦利民訴于庭景嶽遣人躡跡之乃
自西門入景嶽懼為變愈傷民不敢何問乃如所失償之兵
後遺氓鳥形鵠面遞入荒茅中城無吠犬虎狼之跡交道自
景嶽之至流亡漸集樹苦廬以居會歲儉將有溝壑憂景嶽
以計貸粟於民活者幾萬景嶽方喜可以行政降卒終不悛
搆求新寨丁二萬鼓譟西下新附戍將賈某首鼠觀望欲下
城門鍵鑰不聽民出避景嶽說之曰 國家兵威之盛公所
知也李明既順復逆其滅亡可待固不必汚齒牙頗聞宋將

嶽飛能獲且與民至今尸祝不廢公能行之 上必以公
為飛矣公其有意否乎賈感悟乃開北門縱之吏民知寇勢
張其乃擁景嶽詣大府乞師先是景嶽嘗上疏陳利害于朝
至是命大將王國寶帥師至與賊大戰嘉林渡賊大潰景嶽
還州州民見之有泣下者且曰潘判官在吾屬無患矣已而
中山侯湯公統大兵壓境景嶽走轅門獻計公納之秋毫無
犯大兵攻朶新景嶽集千夫轉輸芻餉夫苦重不前景嶽白
于湯公特減輕之與戎馬參錯行無敢侮者別隊卒過郊故
人皆泉景嶽屬吏取之卒刺以矛景嶽曰是不可一朝居也
將上其事軍帥懼痛懲卒令謝過而去自後恒帖帖指其城
曰中有健吏慎勿犯或欲循舊弊抑農為兵景嶽泣告湯公
湯公曰此與山寨何異成罷之民大悅景嶽遂即州署釋與
孔子復於發仲堪讀書甚諳學以淑俊秀月日十五日曩繹
經史孳孳弗倦洪武戊申改州為縣署為縣主簿時任任郎

前後在官凡九年治為江右諸邑最朝廷嘉其能 召赴闕
 下未及用而歿時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一其子
 桓權厝于京城之南以甲寅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一其子
 墓之次禮也景嶽曾祖子培祖志道考希古妣胡氏希古有
 文學善推易數元陰陽學教授鄉東湖適上一旦病瘵得車
 胡氏拔鬢毛祝天期以身代翼日而夫愈後五日胡氏果終
 東湖遭大亂誓不與賊同汗後遇寇將加害景嶽及弟槐槐
 柄爭欲代死寇憫而釋之入為作五義士傳云嗚呼君子之
 學在存心澤物而已有如景嶽退然如不勝衣至臨大事以
 一夫而當萬夫之勇不顧死生利害卒生民人真無愧尚男
 子也傳有之活于人者其後必封當於其子孫望之子雖不
 識景嶽據江西顏文鈞黃盡所錄狀具著于篇而絲之以銘
 銘曰
 元季繹騷兮妖民夜叫焚毀城邑兮是劉是屠勢如狂瀾兮

真人龍飛

真人龍飛兮奉行天誅維此安成兮葬為盜區亦既稽首兮
 入我版圖

帝掄良材兮往佩縣符我民曷依兮曰父母且彼飢吾哺兮
 危則我扶拔於水火兮真諸康衢一身之弱兮心雄萬夫死
 生不顧兮唯義是趨志不盡展兮隕魄黃墟聞者酸辛兮淚
 與涕俱鄱陽之山兮降勢縈紆薦此石章兮過者下車

故泰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有序

洪武四年春三月末豐儒臣劉于府君應誥來京閏月丙子
 皇上御外朝召見俾敷繹聖經賢傳府君據其章旨而疏其
 會通 上為首肯耳三翼日丁丑復召見勅儀曹賜冠

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見從容謂曰爾能任州邑之職乎府君
 俯伏歷陳其情素繼曰臣生丁亂離幸際 真人啓運
 獲見天日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第以犬馬之齒既衰顛

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為矣敢辭

上熟視之曰爾誠

老矣宜賦詩以見志府君揮毫立就詩進

上大悅命

太官賜之酒放之還山五年春二月乙巳遺疾三月甲子正

衣冠而遊春秋五十有五歿後之二日丁卯葬州東某里之

巖坑八年春二月其子厚奉前監察御史丁節狀走南京徵

瀛為之銘當府君之召見也瀛實侍上左右親見召

被 龍光及退食青溪寓舍府君又來謁揚眉吐氣論議頗

英發瀛意其必享上壽以終就知別去僅一年遽作土中人

矣世事不可料往往如此可不悲夫因不辭序而銘之府君

諱于字允恭劉氏其先漢長沙定王之後定王生五子其一

封宜春侯凡新淦清江之間有劉姓者皆侯之子孫也九世

祖文自新淦遷吉之永豈自祖洪祖弼父庭蘭皆業儒府君

幼淵敏矻矻嗜學書屋懸燈屋壁畫黑大父與客坐命群從

子弟賦詩府君應口成令韻語多驚人客為之動色年

稍長以文謁虞文靖公集公深器之至正七年用春秋取鄉

試第三名文解會試南宮不利十年復薦于鄉名在第二北

上復不利無幾微不足之色獨謂親友曰中原亂將作乎風

氣日瀉而人心不固時鼓邪說以蠱其中譬猶病者已在心

腹間吾得瞑目不見之幸矣未幾果然時府君以下第恩例

署泰和州學正之官未久而群盜蠶起亦為盜所據府

君傷二親之陷徒步犯荆棘晝伏宵行出萬死中竟迎親以

就祿養泰和當贛吉之衝時元綱解紐省憲之臣不相能用

兵爭疆府君卒調解之民陰受其賜秩滿還鄉烽火猶未息

府君潛遁岩穴幅巾杖屨追逐雲月未嘗以世故少嬰其念

慮熙和夷冲若將終身焉

國朝繼承大統遣使者四出徵辟賢能府君至京師以疾辭

越三年存至又固辭會科目之行歷考福建廣東一行省鄉

試得士為多人至今稱之府君尚風義立心忠信伯元蚤世



原件短缺

10~11页

撫諸姪如已出同年交聶克敬擢第而還無以給道塗費府君傾已橐濟之士人劉季恭值歲儉困悴不能存府君養之於家與其同甘苦他行事多類此云娶王氏吉水士族也以婦道聞子男子四壽厚昇正皆能繼其業而厚尤善文辭即來速銘者孫五善嘉義幹啓其所著詩文凡若干卷藏于家濂官儀曹時與魯侍郎魯為同僚侍郎府君友也備言府君嗜義如嗜利知無不為或以非理相干輒深閉固拒弗之從豳國忠宣公余闕亦竒其為人當還自燕南嘗作序贈之公極慎許與片言不以假人則府君之為人可知矣使天錫以耆年日坐左右塾陳說道德令學者知所矜式雖曰老而不仕亦當有贊於邦治柰何死之柰何死之不識司化權者果為何如可不悲夫銘曰

行絜而明玉之輝只文葩而則錦為姿只鷄方摩雲復退飛只經畬之藝日耘籽只遠探聖髓發樞機只渾以及物自適

以其年月日葬臨川縣之赤姑山并持輿嗣之骨還付於其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予聞祭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勤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得者也今不敢廢茲義序而銘諸庶慰府君於九泉之下使興嗣有知亦將無所憾矣銘曰

虎蔚炳煥文何彰耶刻兇燭茲政何良耶動合矩度行何方耶位之欲昌而底于亡耶於摧栢焚孰知其為棟為梁耶神理冥茫胡可以測量耶四尺之墳岵山之陽有永其藏慎毋壞傷

上虞魏氏世譜序

濂居朔河東嘗聞上虞魏氏為簪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國文真公徵之裔公居鉅鹿生禮部侍郎叔璘侍郎生武進縣令政始自鉅鹿遷居會稽之山陰武進生邠州錄事參軍玠參軍生莫州司馬明復自山陰徙居餘姚之蘭風司馬生

石首縣令實實生廬陵。泐泐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敬克敬
生惟賢惟賢生績績生垣垣生恕恕生和和生傑傑生有聲
有聲生義義生安珣凡歷世一十二雖不與仕籍而能脩
明禮義蔚為鄉之望宗安珣生宋從政郎良瑞從政生紹興
府學錄亨之復自蘭風徙居上虞之龍山學錄生迪功郎監
婺州東陽縣酒稅震龍監酒生文炳文炳生壽延壽延生鎮
此其傳絲可見之畧者也初侍郎實生一子武進與汝陽縣
令毅武也汝陽為比祖至四世孫司空真遂相宣宗武進為
南祖孫子甚多如上所書之外而明之鄭台之臨海比比有
之而在上虞者為最盛一門之內悖禮樂而悅詩書由是四
方才士大夫慕豔其聲華無不自遠而至當其園亭勝集雅
歌投壺酣觴淋漓闐闐然和洽豐豐然旅語或不知夕陽之
在樹也故鄉之論閱閱者一則曰魏氏二則曰魏氏云然而
歷代以來名門右族若金張若許史者蓋亦多矣未數傳間

或至於殄絕宗胤即不絕亦降一皂隸有不勝感慨者矣魏
氏自文真至鎮已二十又五傳其遺風餘烈猶能不廢者其
故何哉蓋文貞之事唐立心忠藎奏疏剴切凜平有三代遺
直之風德厚者其流長其效固應爾歟鎮能孳孳弗忘詳譜
其所自出絜然有條而不紊豈不誠賢者歟雖然氏族之學
尚矣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伸其敬宗之義至於文世
絲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疎備見也
古法既廢唯宰相家得著世系表於史冊猶可髣髴見其遺
意若鎮之為其亦可謂有所本歟魏氏之孫子幸襲箴而續
畫之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他日焉知無文貞之出者歟鎮請
戶部一郎中 永序其首簡不揣蕪陋而備著之鎮字士
圭有學有文者也

故田府君墓誌銘

同郡田府君卒墓上縣綽之碑未有勒文其子嗣命濂學子

劉剛集諸行成書來請銘按書所載府君諱貞字子貞田氏
田初李姓家杭之新城方臘陷杭有李基者避地婺永康田
迪功家迪功無子唯育一女遂留基為贅壻基生于遂後田
氏基字伯開府君五世祖也伯開生某某生某某生存理存
理生瑞以富甲群族府君實為冢子力佐家政應公府科繇
擲風沐雨皆不憚父既歿為諸弟授室苟可以致力者孳孳
萃倦及諸弟求離居府君務盈其欲一髮無係吝人稱其賢
府君辭曰兄弟同氣者也豈可競食貨以傷其心此分當然
爾至正丁酉寇起縉雲鄉民奔竄巖穴且饑饉頻仍道殣相
望府君出粟窖中振之皆羅拜于庭曰我等姓氏已在鬼籍
非公誰復生我儻有所役雖使蹈水火無恨府君遂結義旅
使捍敵閭井處州守臣石抹將軍及浙東廉訪使者皆材府
君命攝巡徼之職辭歲戊戌
天兵下浙東諸郡而七
閩未入版圖福建省臣間道遣使持空名勅書授府君試

義尹欽鈞致之府君知天命有歸遂縛使者焚告身絕之府
君性剛介聞義勇為所內交皆端人凡儉卑媿契噉成唾去
不顧建義塾一所聘文行儒為師集鄉子弟教之尤篤於訓
子晝夜淬厲必欲其亢宗然見疾病廢病者心惻然憐之手
注善藥使服雖其請丹三弗之厭晚年襟度益夷冲家事屬
之諸子曰磐桓佳山水間翛然不為塵土所染行年六十又
六令終于家實洪武士子正月二十六日也明年癸丑十一
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金山之原府君配室徐氏以貞淑聞
先七年卒子男十六旭河遜漢真廣遜漢大河通經而能文
嘗貢于鄉取第十名文辭已而銓曹授河南都衛斷事官遷
湖州府通判悼有聲孫男三寅賓寅恭道同女四吾婺為文
獻之邦風聲氣習莫非禮義之所涵濡以故人多士君子之
操有若府君制行嚴謹惠利及于一鄉且明炳幾先灼知天
命所擬而不惑非有超然卓絕之識不能致也嗚呼賢哉銘

惟金華文獻邦教斯漸德惟良猗君子制行方恤同氣有如
傷出餘粟起羸厄結柴柵禦寇攘邊狂瀾作大防察天命知
靡常縛間使絕外望歸有道誓為氓時著先識播清芳茲遣
胤以文昂佐方州仕寢昌金山原松檜蒼紀茂行薦石章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為務凡守令滿三載
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
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
上之意以為能動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
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覲關下有
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
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
三月起潛給舟車芻糧皆無乏絕魚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

嫗之又從而勞來之和氣所召鄰郡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
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卧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
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
也垂髻之童羣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脫
若我使君不來飢孰兒哺寒孰兒衣乎黃髮貽背之翁寬衣
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中
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矣生死肉骨乎我矣柰
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傲河內之借寇恂蟻蝨姓名不能
上千天聽幸賴 聖天子明見數千里外復以使君惠
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簞食壺漿爭迎於道周矣巖谷之
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馘
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
君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於信史
名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

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術寬天為垂象君子
蓋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
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
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
鈞軸載之方策斑斑可攷也欽惟 聖朝取法前王其久
任之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登
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勗之哉是為序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翰苑續集卷之一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翰苑續集卷之二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為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疇首
夏之瘁疥秋之瘍寒冬之殺效上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
制其祿甚為不輕也後世官寢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
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
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
有志於澤物乃徒步至烏傷從宋先生彥脩學先生見其穎
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
多奇驗予請得而詳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
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脈之
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
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為劑涼液冷
飲之大汗而愈齋藥方氏子瘡後多汗呼滕八易衣不至

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扶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
之重鷄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
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泔旬
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縷食飲必熱如火方
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投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吟雞者三病
逾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
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爾以六承氣湯下
之晝夜行二十餘頭減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益竹瀝飲
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
為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
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
如膠者無筭乃復初藥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翻
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
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脉雖孔且溢神色不動是因驚致

心包絡積汚血尔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
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攣動他醫用黃連
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
李杲甘溫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
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予備聞賢士大夫恒言之今不
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
為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
仍絕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求劍者人嘗
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惡事內經為宋之錢仲陽獨
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
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
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其用心
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
也已矣近來京師薦紳之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沉痾

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東還且請予為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予做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繫之旨簡分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槩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後父能軒翁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予言質之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

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為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為諸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敏行蚤趨朝已即危坐堂中中使或傳

宣索書即啓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

日月之

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

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

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

焉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

上覽畢悅曰

詩甚佳北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見其性秉忠慤可任以事特命為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五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為賦詩予時侍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為酒泉為張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克實之隔絕西域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強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爾也今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胤奔窟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時比也

聖天子特念生靈久罹

兵燹不得以自寧設衛實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創殘之民其責亦甚重也敏行亦知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尊宣上德曰吾

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夜唯爾民之憂

恐爾寒也使來授爾裘慮爾餒也俾來給爾食或無以耕予

爾牛或無以備齊爾馬若弓爾其寧哉氓維曰愚離水火而
升衽席云胡不樂將見尚海被毳者于于而至矣經歷幕府
之長無所不當問敏行宜以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咏詩
而自逸也他日替畫成功乘楮白馬周流吊古曰此霍去病
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迹也捫馬重滿壺白眼望
天而飲醉後耳熱發為聲詩以洩生平磊砢之氣斯亦奇男
子之事敏行以為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是為序

題朱彥脩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
之為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劉守真輩獨
能遠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
之弟子雖眾得其真切者唯仲積父子為優仲積不幸蚤世
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出是先生之道
沾被滋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邪
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

西天僧撒哈咱失理授善世禪師誥

大椎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導人為善所以其教肇興于西方
東流於震旦歷代以來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無不歸依而信
禮之其來非一日矣欲使其闡揚正法陰翊王綱非擇其人
曷稱茲任爾撒哈咱失理生於西域樂嗜佛乘纏結瓊空冥
心契道迹者不憚山川險阻直抵中華衝大磧之埃氛度流
沙之莽蒼其志可謂堅且確大朕嘉其遠誠特加以善世禪
師之號爾尚靈承佛勅救濟群生冥頑而怙惡者爾推報應
之說以導之貪嗔而敗事者爾舉恬寂之行以啓之庶幾符
能仁之本願協大道之至中則予一人爾嘉爾其懋哉

和林國師孕兒只怯列失思已截下授都綱禪師誥
浮圖之教入中國者千三百年其徒衆之繁刹寺之廣不設
長以統制之則其道不肅其法不嚴非所以示尊崇之意爰
選良材用符善道爾孕兒只怯列失思已截下生隣佛土尊
禮碩師其於三乘教法想已聞之熟矣以西土之人長西方
之教孰謂非宜今特命爾為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爾
尚精勤弗怠蚤夜孜孜體如來之願力化導有情頑者繩之
為良惡者禦之為善其與俱生吉祥相為表裏共闡正宗庶
幾陰翊王度之功於是乎在爾其懋哉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天界禪林有比丘曰惟肇其精進力樂善弗倦普願一切有
情共升清淨毗盧覺地於是募刊圓覺大經以廣流布且是
經者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所譯蓋大雉氏為十二大士
說本起因地究其所脩不越於三觀之義此所謂自誠而明

去惑離愛其故為最盛宜乎比丘拳拳樂此而不忘也金華
宋濂互跪合掌為之贊曰
如如圓覺心凡聖本同具何處有善提更無煩惱者真體遍
太虛太虛本無相苟一執着間清淨即穢濁雖不容纖塵未
嘗離去之有如水中影影像本現前眼耳與鼻口無一不具
足若使善泐者捕影於水中汪洋茫渺間見水不見影我身
元是佛不待登圓覺苟欲求證時即無能證者此為上根人
談此無礙法肇師大方便勸人真正脩飾之果何為孜孜在
三觀庶得祛愛縛超出空死海前言本非實只此可依據竟
登涅槃門非真亦非妄此以何因緣萬法本空故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世有恒言闕闕之家能守其田賦為難曰非難也一息歎之
人足以易之矣又以能保其闕闕不失元人遺澤為難曰非
難也稍知承家之義亦不致於覆墜矣又以能傳其業繁為

難曰非難也爵祿之來雖曰有命或可以俸致初不可以定論也然則孰為難其在紹言詩之業而有尤前人乎前人之孺嚙道真吾則兀然如嚙嚙丸前人之立言最道吾則瞭然如立土偶縱使入有田廬山膺騰世惡在其為賢子孫也哉吾於何生之事不能無感焉生字本道北山先生文定公諸孫也先生當宋之季侍宦臨川獲從考亭高第弟子黃文肅公傳伊洛正宗之學首諭真實刻苦之訓繼聞浹洽四書之旨積力既久道疑德立威嚴莫犯有如泰山之干霄和氣充物儼若陽春之煦物故其學一傳為王文憲公再傳為金文安公三傳為許文懿公聯蟬散彩焜燿後先使吾婺為鄒魯之俗五尺之童皆知講明道德性命之學者先生之功也在他人夙夜孜孜欲儀形其萬一况其子若孫者平生嘗從事科舉之業受鄉薦矣會年始踰冠 上命肄業成均此天之玉汝于成也何使合試南宮幸擢一第即隨牒浮沉州

縣間而學不暇講矣學未成而仕不犯古之明戒哉生今幡然改轍唯乃祖之學是繼斯善天繼之之道云何心欲其大也萬象無不涵也理欲其精也無一髮之不窮也氣欲其平也勿使粗暴之干也形欲其踐也毋徒為空言以警世也文辭足以弱志也非關名教絕之而勿為也異端小道或可觀也屏之斥之唯恐蹈之也如此則庶幾乎近道矣生其曷之哉生在成均援舊比歸省二親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參知政事陶公嘉生有學而有文首為詩以華其行而詞林胄監之英記注給事之臣郎官藩僚之賢方外名德之士又各分題聯什而請予為之序嗚呼閭閻之家賢子孫能紹書詩之業者予不於生望之而孰望之哉生執經從予學者頗久予故肆口極言之若夫子告省親孝子常事爾茲可畧云

朱悅道文章後題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為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顧謂

二三子曰辭章之弊矣夫柁蠟為前以逞妖豔非不眩人目
晴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散洛陽名園固自弗佯何也
生意之動盪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
於文以躬行心得者著為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爾
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借想像而為之知道君子未嘗
不一笑擲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瀛洛關
閩之說既履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榛
莽之蹊而虎豹噬噬縱橫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
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予雖留意於文
造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有媿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劓而秋
髮續紉被有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以
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無疑
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若六德六
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嫺居其一焉釋者曰嫺者親於外
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驩然有恩以相愛繫
然有文以相接蓋一山乎彝倫之正故賓興之際特於此察
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
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鄉吏大夫陳公之女兄嘗歸
焉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奧
或品量古今人物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寫冲和
之情其樂殆驩如也及元季兵興所在皆繹騷貫道避地巖
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關走江表擇

真主以為依歸

自赴於風雲之會名譽日起而勳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
見者二十有一年矣洪武七年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
大江直抵南京欲與公會會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
出迎於龍江關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歿悲喜交集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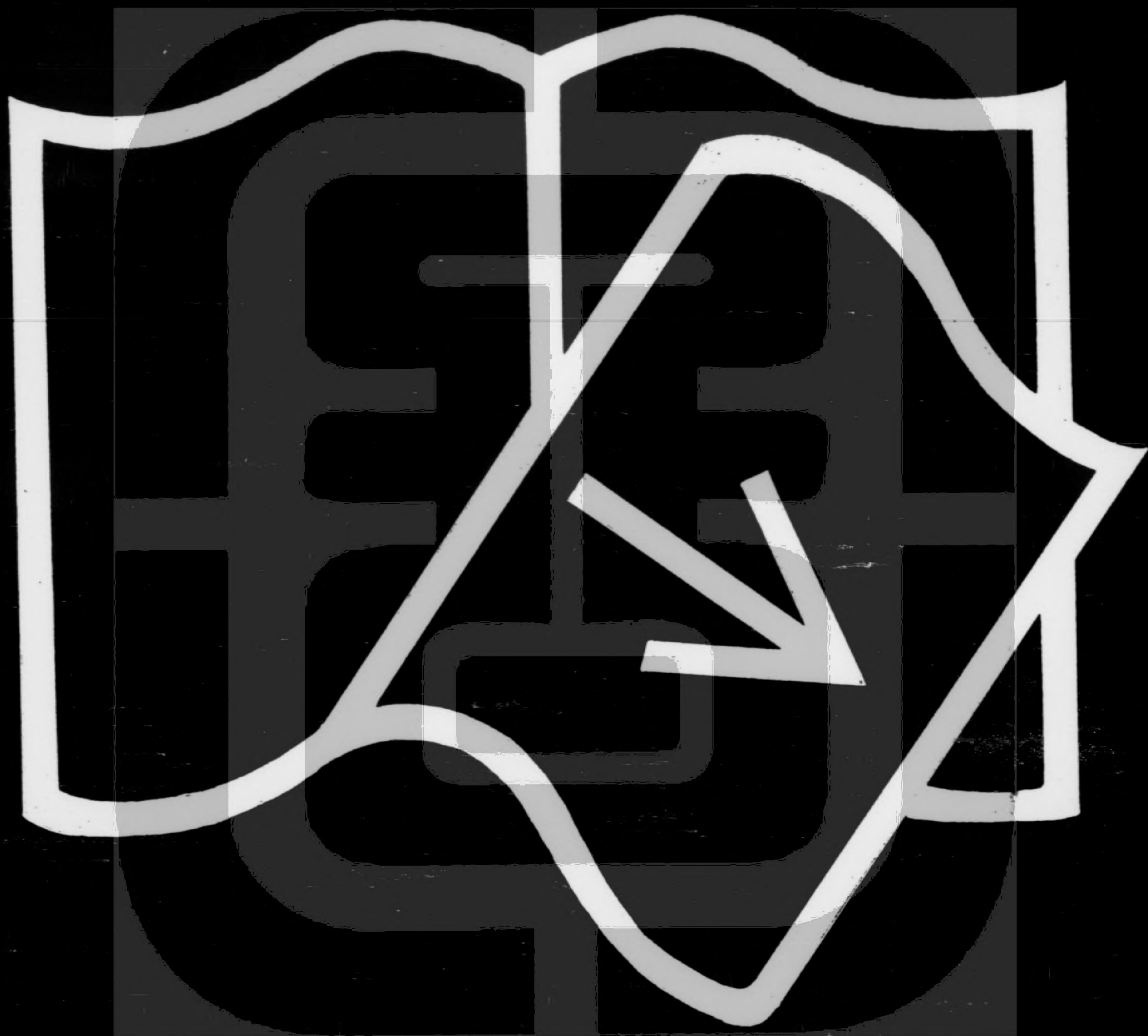
酒醕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其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之
父翺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自平外以來龍
虎雄爭塵霾翳昏父子乎西東戚姻乎北南其別離之思蓋
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
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虿之虞有親媼在遐方者不行則已行
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 帝德廣
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
道富問學能辭章何以不稍據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峰森列如畫
秀氣甚磅礴也自漢以來為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
無大顯融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 明時而足
以富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崑穴抱道
之士且告之曰 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媼之義故舉

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 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
八人分題為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
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
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
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
假勉彊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
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
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
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
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
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
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

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所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于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而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 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 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傑脩撰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堦臣宋廉典簿臣瞿莊臣

鄒孟達典籍臣谷祿與權臣孫蕡欽遵 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膳臺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七十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 勅臣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脩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與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



原件短缺

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
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
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
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 德意受 命震
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洪武八年三月十
八日 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序

鄭氏聯璧集序

磨勘司令鄭君思先間謁濂禁林後容言曰伯父杲齋先生
天分絕人嘗矻矻窮經再踐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遊
澗河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衮衮出不
休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竒其材欲薦
之會疾作而卒先子由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

惟崇德報功以垂勸於方來亦所以達幽明之故而察鬼神
之情狀蓋受氣之剛大者決不隨物斲盡其能警動威靈以
錫羨萬民乃其理之所有學者多疑於鬼神遽絕謂無之夫
豈可哉有若橫山廟神之事其明效可觀已神諱凱字公武
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橫陽生而椎偉身長八尺餘髮垂至
也善擊劔能左右射博文而彊記家雖貧躬耕以養父母及
司馬氏平吳與陸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神知晉室將亂獨
辭不就時臨海屬邑曰永寧曰安固曰橫陽地皆瀕海海水
沸騰蛇龍雜居之民懼其毒神還自洛乃白干邑長隨其地
形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東注于海水性既順其土作又
永康中三江逆流颶風挾怒潮為孽三將陸沉民咸懼為魚
神奮然曰吾將以身平之即援弓發矢大呼衝潮而入水忽
裂開電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聞海門有聲如雷而神莫
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禍乃絕邑長思其功號其里曰平

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更永寧為永嘉郡郭
璞相士遷之於西岸越通微靈者無虛日神功益用赫著陳
至德間閩寇章大寶侵分水嶺其氣勢張甚民爭遁逃神見
天兵於雲間戈甲耀日盜驚而潰唐武德中輔公柘為亂其
黨入寇民依華蓋山築城而拒守之時當嚴冬神降大雨雹
寇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寶中河決澶州怒暴不可制神見
黃旂驚濤間河復故道光化未天台大饑神化形為商載米
貸人已而投杖于江變成赤龍騎而升天宋景德初契丹同
其母蕭氏南侵丞相寇準殿前指渾使高燾奉真宗親征車
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旗上踴騁有平水王字
虜懼請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清昭應宮取材于溫之
樂成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禱於神忽風霆凌萬龍湫震盪
巨石皆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靈異或見諸紀載
或相傳父老之口如此者蓋不一而足今則粗舉其槩而已

神初封于唐為平水顯應公尋陞王爵賜袞冕赤馬宋累加
通天護國仁濟之號後祀郊壇燕賜仁濟以為廟額元復加
威惠進封大和冲聖帝遂易廟為宮逮入

國朝壹以誠事神以為數加溢美之辭非所以敬恭明神

詔禮官定議為橫山周公之神至於廟宇之建脩皆郡守任

其責可考見者自陳毛喜逮元左谷納失里凡一十三人云

昔者大禹當洪水橫流之時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民始得

平土而居千載之下觀河洛者必思禹功而弗忘天衷民愛

其不可泯也如此若神之為闕生民之昏墊奮身而興捍患

禦蓄蚩蚩之氓得遂桑土既繁而不混為魚鱉者果誰之力

歟夫禹之功在天下神之澤則被乎一州雖有大小之殊其

惠利萬民之心則一而已廟而祝之誠合先王制禮之義孰

謂非宜州人士永嘉教諭許士宏訓導張升恐無以示來者

介鄉友秦王府紀善林君温徵瀛文勒諸樂石瀛既為序其

始末

事復作歌一篇使邦人歌以祀神其佐神張鉉字子元郡人
由右科進士仕至閣門宣贊舍人剛烈正直嘗上疏言事忤
史嵩之被斥而歿既歿而顯靈太守吳泳因并祠之法當附
書文中歌曰

東甌之地大海濱止斥鹵噴蝕成荒堙止有時魚龍或怒噴
止蹴翻鉅浪高嶙峋止懷襄勢歿莽無垠止惟神我憫層屨
輦止帥眾䟽鑿不憚勤止夜役陰兵直達晨止三江順流若
拖紳止盡化魚鱉為衣巾止一旦颺毋號秋旻止江流定上
波挿雲止城廬沉溺在逡巡止神知事急如救焚止彎弓注
矢肯顧身止眼不見水唯見民止衝濤直入勇絕倫止海水
壁立左右分止赤電飛射光相燉止神乘白龍赴海門龍號
似聽驚雷奔止水橋瑱弭神具欣止有室堪居田可耘止僉
言曷以酬大勛止有廟肇祀西洋濱止漸周吳越洎七閩止
神功弥盛海寓聞止天兵建隊伺空隳止旌旗上著鳥篆文

止虜氣龍盡去解屯止况兹狗鼠視欲吞止河道遙復流云
云止投杖化龍靈跡存止疏封直至帝王尊止冕旒袞衣佩
編璘止神之正氣塞乾坤止上下日月摩星辰止玄化沕穆
合神人止甌民戴神忱且恂止遐邇奔湊川之臻止如見靈
旂降縹紛止牲牲肥膾酒苾芬止驅斥厲鬼柰餘蕃止太史
造文勒堅珉止後千百載期無緩止

抱甕子傳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
高下為疏圃約二十晦凡可茹者咸藝焉傍列桃李李諸
樹時春氣方殷疏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續
紛間錯如張錦綉段心頗訝之曰是必有異因曳杖而降冉
冉至其處氣象幽曼絕不聞雞犬聲遙望草廬一區隱約出
竹陰間疑中有隱者亟前挾之良久見一士戴樓葉冠身披
紫褐裘抱甕出汲水淮畦予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

無所名也強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為抱甕子爾曰丈夫
 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軒結駟入則鐘鳴鼎食有志者能
 致之夫子恒營營逐逐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
 然一笑指蒼磴揖予坐寘甕于地嘆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
 豈不樂榮貴與人異哉顧念之頗熟百歲之間寧復幾何與
 其疆情而徇世寧若任真以自放也吾園之西則九盤山山
 之顛宋州解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
 玩李鄴侯馬莊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觀秦賢良
 謫官而采亦游盤其上時坐鸞花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
 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凌霄之崇構皆蕩為氛埃一凝於
 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
 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志慮外
 絕精神內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
 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撓自以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子以吾

為逐逐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灌畦亦有道乎曰有疏性不
 欲燥燥則生意厄而不伸疏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傷而憂
 屈吾日夜調之燮之俾適夫歎中則兀然而秀嫣然而榮矣
 言訖抱甕而去予深味其言蓋有道而隱者也所謂強情而
 徇世曷若任真而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人物代謝
 而樓觀不能以存一俯仰間而感慨係之不幾於達人太觀
 者歟所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一
 不二者歟所謂藝蔬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
 者歟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間閉戶高卧扣之不見答
 若無聞者予撫然而退

史官曰予既歸金華山日思抱甕子不少置及官南京見朝
 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何人曰是豈括之灌畦者邪曰然曰
 柰何仕為曰去冬應聘而起典儀晉土府轉官起曹剪剔浩
 穰聲望蓋龐參云曰其姓名誰何曰此烏湯校官劉浩鄉子

也名彬其字為宗文予不覺笑曰浩卿言故人也其有賢子若此予不能知之可愧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遯山林若將終身焉及逢有道之朝輒蹶然興起以力政著聞其得出處之正者矣向予意其為有道之士者果非過歟果非過歟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得乎因記問答之語為抱甕子傳

故龍泉湯師尹甫墓碣銘有序

湯府君諱京字師尹一字景山處之龍泉人其先與宰相岐國公思退同宗蓋自岐公曾大父太師葵國公載之長子太中大夫稻傳十世至武翼大夫大節武翼生望以人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生永冠而宋社已屋遂隱居行義置田二百畝以贍同族黃文獻公濟為記其事實府君之父府君性聰利群書過目輒成誦逮入州學習進士科試之

業下筆光燄逼人同舍畏憚之州里有貢之者府君辭曰仕固足以澤物然有命焉不可必致也所可必者其惟醫道乎乃發皇帝內經而精研之凡且有所契然脈辨證多著奇驗遂闢仁濟堂居四方醫藥於中疾者來請悉與之診瘳不責其報復慮義田之入可給於一時他日宗胤蕃滋當有不可繼者乃與兄濱各捐常給之田一百畝入之義莊秋隘別建數百楹中為堂曰睦順東西為二齋曰立本曰養原合群族俊彥聘碩師誘誦之旁列廡處以財田粟俟時而分給府君猶以為未足其焉鄉黨羣疾不能存者月予粟終其身歿而無歸者給槨積槨之葬歲或份間石費幾多增直邀利府君獨持價弗二如粟切熟時香爐茶下道苦惡不利行者府君率齋糲以助其力取溪中自然石塊之凡二十里所既而於堂于几嗟曰薄物固吾之素志僅能施之一鄉將若之何浙水東流賦命益者久之有司尚免督過上官

不知病民民病又不知有憂必坐致淪胥而後已吾嘗往陳其弊言行與否則天也即口為書數十言走江浙行省對丞相白之辭氣激烈丞相與其反覆論辨府君以指畫地曰如此則為利如此則為害唯相君所擇耳丞相聽之下轉運使者定議將如府君言會浙東諸郡守亦各上言事聞中書中書移行省召郡守詣憲府聚論奏上減官煮鹽十萬引罷口賦法從商賈轉鬻民間民力大紓實府君倡之及還執綵旗迎干道者有摩而挾屬府君自是為善益力郡縣之政不便於民者必詣守公懇懇言之多所更免府君既退絕口不自言或問之則曰我不與聞也晚年嗜種鞠購得嘉種踰百富秋高氣清黃白紅紫盛開爛爛然如張錦繡府君日抱杖嘯咏真間精神恬康有下知老之將至四時然集內而昆弟外而賓友皆笑歌相酬雖素不解飲必為之濡醉乃已賢士大夫慕其高致盛為詩若文稱述之春秋僅五十至正戊子

五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于家娶項氏男子一仁輩女子四五
默鮑良知項房鄭靖其壻也孫男三宗昭宗敬宗瑾孫女一
尚幼府君歿後四年其兄濱病革謂子指曰吾與汝季父平
生友愛篤甚今死猶未葬吾病脫有不諱當與之同北域汝
慎勿違吾言凡既卒楷與仁輩奉二柩定于麗水縣雲和鄉
德廣里吾思嶺之原時某年月日也府君孝弟而寬慈不為
浮靡慘覈之行雖無意於利達其濟利人物之志夢寐不能
忘嗚呼若府君者不亦有道之士乎哉治古之時鄉田同井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故情意之感孚恩義之維
繫信有足樂者矣降及後世兼并之俗興往往富於封君奴
視同類編氓擢筋監髓以飲其茹壑之欲設有貼危况望其
一引手救之乎府君義敦於宗族而推及於鄉黨州閭上疏
弭患且解諸郡倒懸之急功益溥矣徵之一族而信徵之一
邑而信徵之一郡而信其言人人同無少異者是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赴頗聞元季兵亂廬舍無小大皆成煨燼獨府君
所建義莊歸然獨存層巖屢及之不待撲而自滅為善者天
亦鑒之如此豈特一言哉嗚呼是宜善之為善善惡之戒
者已仁豈奉狀介鄉友刑部主事劉彬來綴銘銘曰
維括望宗積慶攸鍾篤生公勲業顯赫族大以盛分支祈
胤孰以義競龍泉為勝有甫者田被車東阡高廩屹然極天
顛連嗣人之繼有引勿替秉仁遷義適昌厥裔合胡行之自
家而推人餒我饑人疾我治物苟可利敢啻吾施戴天履地
庶幾無愧鹹鰥病民氣不伸袖書僦僦走白相臣辭氣激
烈上衝毛髮有智則竭如病斯脫我旋我廬迎者塞塗綵旌
夾扶式歌且呼晚尤寡欲知己維鞠爛然盜目壹觴相逐誰
非同袍忍鑠其膏不有人憂惠利孰操銘以著德千古弗忒
金石消泐此且固極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翰苑續集卷之二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翰苑續集卷之三

饒氏杏庭記

臨川曾先生旦初助教成均嘗以其鄉友饒君孟持杏庭記
為請予年踰六望七精神衰耗四方求文者接踵于門心極
厭之則作而固辭先生之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以先生有學
之士其言之動如此意必有所屬因詢其詳先生曰孟持故
詩書家其先祖手植又杏一章於所居之西兵燹之餘風枝
露幹屹然蒼烟中疑有百靈訶衛之者孟持因樹亭其側名
曰杏庭然孟持之意非以為觀美也唯汲汲乎先祖是思當
春陽和煦生氣鬱達自本而末咸周流而無間則思其與道
為體精神發舒無往而不在也秋高氣清葉脫而色不澤所
謂歸根復命返於沖漠則思其順時斂藏不誇能不矜寵也
朝露其沐滉乎其容則思其望漱而興正衣冠而屹立也夕
颺作涼泠然其音則思其出坐中堂右誨語之初聆也一動

靜一云為之間見杏則如見其先祖焉所以聳動其心志警
戒其昏惰者大有資於學功視彼拈毫摘豔以為耳目娛者
其語於此誠有關於藝圃之重不避再三之瀆職此
故聞之嘆曰孟持亦可謂孝子矣乎昔者召伯循行南
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尚愛其樹
而不忍傷矧先祖手所親植者手宜乎孟持之不能忘也孟
持不忘於杏且如斯則夫手澤之在書口澤之在栝棬其所
感又當何如哉孟持可謂孝子者矣雖然遠取於物不若近
取諸身孟持之身內而心膂外而髮膚非先祖一氣之所分
者乎一氣之所分則是身乃先祖之有也葆晉失宜非孝矣
登高臨深非孝矣言行弗擇非孝矣忠節有爽非孝矣泣事
不勤非孝矣孟持可不慎乎雖然杏一物耳孟持以先祖手
植如或見之則其於身殆有不言而諭者矣予之云云不置
無乃過於思慮矣乎先生曰予之言善不專為孟持頌且有

規馬苟以此意為記不徒作矣予遂不辭次第其語而歸之
孟持名益清脩雅操讀書而嗜文薦紳之間翕然稱之為君
子儒云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蘇文忠公子瞻為翰林學士日章在簡公質夫以直龍圖閣
出知慶州二公素友善質夫以崔徽真為寄者頗寓相謹之
意蓋徽乃河中倡婦寫真寄裝敬中而元微之所為作歌者
也故子瞻賦詩有知君被惱更愁絕及未害廣平心似鐵之
句實解嘲云然二公相謹初不止此質夫作廣帥時送酒六
壺書至而酒不達子瞻作詩戲之且謂青州從事化為鳥有
先生蓋亦猶前意也質夫乃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
營制置使仔鈞諸孫非惟立功邊徼為國家保障至於辭章
亦非人所易及嘗咏柳花撰水龍吟寄子瞻瞻嘆其妙絕來
者無以措辭則其尊尚為何如所以善謹者特出於相愛之

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褻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
漁言為不誣子瞻之書此詩年已五十又二實元祐二年丁
卯故其老氣尤森然云方外老友金室翁出示徵題因走筆
識之

題馬華甫手帖後

忘宋參知政事馬莊敏公手書與慶州吳府君諱某者也公
以寶慶二年壬會龍榜下擢第進士未博而差知慶州又四
轉自右曹即官再出知慶州政成知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
公頻行及置此書蓋府君以醫名公家有病府君時以藥劑
調之故書中有一家老釋侍君以為安之語公之母夫人梁
氏春秋已高先是公嘗奉雲臺祠至是復有陳乞之意不圖
改持庾節故書中有親老且病歸心甚切之語當是時措置
銅錢且用鹽收楮幣已而又秤提會子以五折二十七界會
子五道準十八界二道故書中有鹽楮更令民聽未孚之語

惟公出忠入孝乃其素誠為政寬猛適宜務存大體此固不
待後學之所言至於不忘故舊移書致謝詞氣謙抑風義藹
然又豈淺丈夫之可企及哉捧玩遺墨徒慨仰者久之府君
諸孫從善為工部主事與瀛同朝裝潢此卷求題其後因不
辭而書之公諱光祖字華父金華人

吳濰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
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瀛嘗調二家書遷之文如
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歲澤各致餘妍
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
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與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
冲之容可以攬結維毅之氣可以撥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
上固當有替心而願學者矣瀛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
實不可攀與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歟吾友吳復德

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筆間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
取二家書玩繹弗倦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
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子蓋不足多也瀛頗畏之疑之自
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今將出守維州與瀛晉會南京持
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誦曰我此文近遷固否瀛見其勁硬如
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暉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
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嘆嗚呼善學遷固者
世父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瀛夙夜所不
忘者德基尚勗之母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書前定三事

永嘉林君伯恭為瀛言温生延祐丁巳八月八日至二歲父
命名榮祖又十一歲更今名又十歲當至正辛巳以春秋經
試江浙鄉闈温名第一董彞第四董朝宗第五朱公遷第二
十八實殿榜後榜中孔暢王孔文高祿鄉潘如珪四人皆再

薦温上南宮不利以恩例置奉化州學正丁亥始之官會董
彞亦為學正慶元交談之頃彞慨然曰吾父諱伯大嘗出應
書大父得奇夢記諸籍云丁巳年九月七日夜夢林温作魁
宋姓人鎖榜第四第五人連姓董內四名用朱筆點云是舊
請舉者稽之於今無有不合其最異者温之生甫一月爾奉
新王君文博復與瀛言載彞與劉鑄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
放鄉貢進士榜諱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曰光炫耀
不可讀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誼汝居第六遙呼
鑄曰爾名亦在後須更有紅英佩刀者十餘人自省中謹而
出似相迫逐載驚寤明發與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督朱
公鎮南昌干戈方殷謂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為洪武庚戌
始設科江西四十名額南昌占其十名中能誼冠首正符
朱牌之數載却在通榜第六鑄居十九及試大廷載又中第
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瀛聞此二事頌異之且言於金溪吳

君伯宗伯宗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臨川通判王黻夢城中作樂迎狀元黻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來頒科舉之詔其年秋伯宗蓋克注鄉試第一衆口為與夢叶至廷對之日復擢實榜首鄉里至今以為美談漁觀傳記所載前定事如此類者甚衆未敢信也今親聞三君子之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固氣化中誠有一定之數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計免也自脩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送黃贊禮泣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有一月庚辰皇帝御奉天殿視群臣早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或求致恪虔宜令朝士泣之臣於浙鄂齊汴暨于豫章已嘗奉命從事若晉若燕陝若閩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下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時死以上制曰可於是遴選奉

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安黃淵靜實與其列越三日癸未 陛辭 上諭之曰敬恭明神古今恒

道也况頻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慎况職在奉常乎已盡其職猶難况欲位人而使其莊敬乎皆不可不察也爾等聞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於前俯衡無乎不在勿使一髮非僻之于庶幾不廢朕命不然人非鬼責將不可道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復勅儀曹各賜衣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溫參知政事陶公中立吏部尚書詹公同文令禮部尚書牛公上良咸以為淵靜遭際 昌期獲將使指以臨蒞祠事可謂寵榮也已各賦詩以為贈而文學法從之臣藩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岩穴之上亦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序其作者之意肆惟 皇上宅中圖治其對越 昊天陟祀于上下齋夜 心凝神於惚恍之中如將見之群臣之助祭者下

建胞翟之賤亦皆有字號若以公鴻休荐臻甘霖膏降三秀
呈瑞彩霞結鳳白鳥翔和氣先物化為費乎此蓋精明之
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驗矣夫執事以薦德馨然猶慮著
坦之臣未盡體內廷之意遣使四出以監視之方於古昔帝
舜之望山川編群神靈周之賦秩無文不足過也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今淵靜之世也宜精白志慮靈承
上訓壇廟有缺圯者皆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牲牲有不肥
膾者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
聖天子成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祇奉明畏有若
威咫尺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俎苾芬庭燎有輝神靈洋洋
昭格于上則夫藩籬之錫淵靜亦當與有之矣淵靜行也雖
然神人相依者也南關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未起
者乎縱曰起之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能盡行乎淵靜宜願
知之歸告于 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

我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南昌之城南有佛刹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異僧惟一之所
建也當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劍一
設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燁然於是建寶塔取設利藏
焉改千福為繩金塔院落成之日藝梅檀香香氣鬱結空濛
中僧伽大士顯形於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覩君子疑
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火災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
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於民
最為吉徵鳩錢二十五萬脩之紹興庚午尚書張公某采佩
郡符復倡衆存葺之一日塔影倒現於治工游氏家上廣下
銳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壬寅戎馬紛紜院
宇鞠為樵薪雖茲塔巋然獨存甓甍亦且摧剝殆盡乙巳夏
六月院僧自貴與弟子匡弘同袍善慧各抽衣盂之資初庫

堂於東偏日夕以興復為已任

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

清泉蘭若僧道演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演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曆走
民間施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鼉自
顛墜欄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瑟瑟
熒熒圍繞良久而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
六稜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瓏簷牙翬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已酉春正月道演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搏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縹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岩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甃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則甲寅冬十一月某甲子也惟我如來弘開度門樹塔立廟
所以使其見像起信信為一切功德毋萬善皆自此生非徒
聳觀瞻而已也矧能助地形之勝消弭災害陰隲生民廢而
不興是豈人情也哉道演之與三比丘精進弗懈終能遂所
志而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匡弘等不遠千餘里
來請予記因為歷序其事而綴之以贊曰

稽首大慈父利益於群生塔婆之所建種種諸方便聳起霄
漢間有如蒼龍角人有遙觀者至誠皈命禮不待登伽藍已
足攝憍慢所以四大海無處不建立異僧何國人杖錫來洪
都指地發鐵函中有設利羅光耀奪人目其數過三百封緘
重瘞之樹塔鎮其上四衆之作禮香霧空濛中乃見僧伽像
作彼慈憫相身被髮多羅手執青楊枝欲開甘露門以解熱
惱故成瘞雖相尋劫劫終不滅影倒冶工家下斲而上弘化
導於眾生示以順逆故勿心道我馬興鞠為榴鬻場歸然撼風

兩中有一不壞者演等發弘願誓加莊嚴力熒熒五色光出現于塔表萬目皆瞻仰以為未曾有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欄楯互周匝洞戶各軒敞帝網日交參寶珠仍絢爛繪畫諸菩薩以及天龍衆擁護於後先生嚮若飛動自茲彈指間湧殿及崇閣一一皆現前鎮茲清淨域福徧一切處畢方不敢見永無鬱攸孽人見有為迹不知皆無為會事歸一心無非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起樓閣內有無縫塔光覆大千界一涉思惟間即墮外邪見

黃仁淵靜字辭有序

建安才俊士曰黃生名汝仁負超群之資朝出受易於部使者陳孟龍至暮抵舍復質所疑於仲父居德亦奇男子年十六時中私試高等諸老生不中譁于庭居德因請面試上官前譁者執筆不能下面頸發赤以出以故生內外皆得師學之日進如水湧雲集洪武辛亥秋有司賢之以生名上福建

行中書試藝棘闈八府之士充貢者二百而司文衡者又前進士林以順吳尚志郭麟江惟志也取舍甚嚴或懼不獲在茲選及榜出三十人中而生名居其四遂為易經諸義之冠生之年始若齡耳明年會試南宮銓曹急於用才不俟再試擢奉常贊禮郎階入八品有識之士無不為生榮雖余亦愛生甚時以問學勗之生因執經從余學間拱手而言曰仁初名文仁有司援例以文犯周西伯之謚加水於其左及解名上中書吏以白右丞相汪公公曰仁之義甚弘無所不包其可冠以文字平宜去之先達因取魯論仁者靜之言字以淵靜願先生詳發其義嗚呼考亭朱子釋此至矣余向以言為雖然不可無以答生之意生之賦資固超羣而求仁之方不可不力也為序其事而申之以辭曰

仁體凝重屹弗遷振古雄峙如山然生意周流踵至顛一息有虧用則愆爾生心澄靜若淵萬象森列具不偏返觀冲漠

無後先其機或動矢發絃雲行雨施出日天神功不宰超處
玄全體大用昭以宣上師周孔下淵騫絃不及聖肯下賢流
光不駐若電煽生其夙夜加勉旃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翰苑續集卷之三

